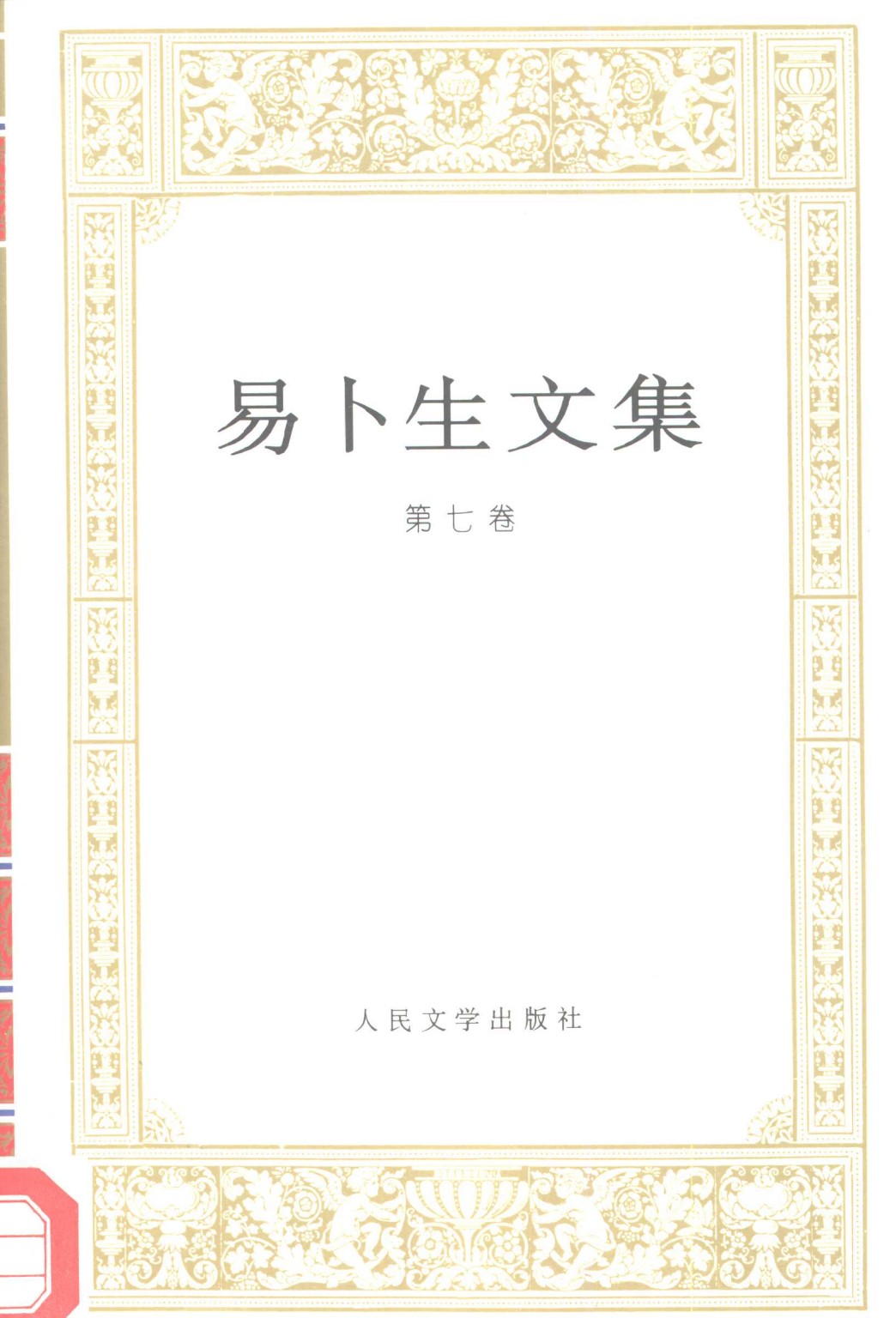




易卜生文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挪 威〕

易卜生文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卜生文集 第七卷/(挪威)易卜生著;潘家洵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

ISBN 7-02-002136-0

I. 易… II. ①易…②潘… III. ①戏剧-作品集-挪威
-近代②易卜生-戏剧-作品集-近代 IV. I533.3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296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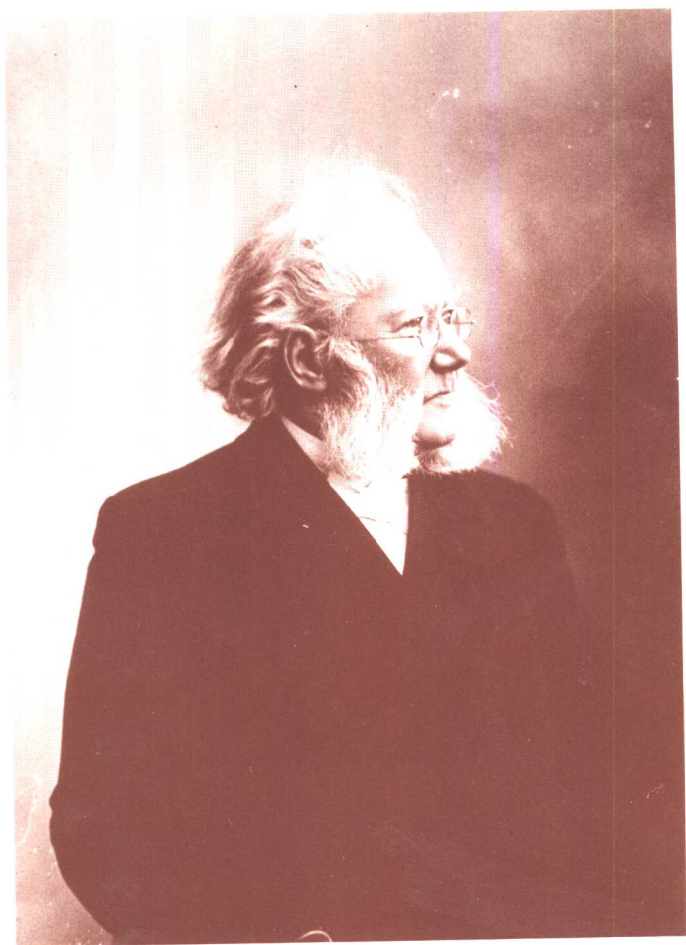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3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21.70 元



作者像

目 次

建筑师	1
小艾友夫	97
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	175
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	265

建 筑 师

(1892)

潘 家 洵 译

【题解】

三幕悲剧《建筑师》是易卜生在国外生活了二十七年，重返挪威定居奥斯陆后写作的第一个剧本。这个剧本于一八九二年出版，一八九三年在英国伦敦首演，并在挪威、德国上演。剧作家在他给勃兰克斯的一封信(1892年12月27日)中，要求人们正确地解释和阐明他笔下的形象，“即是要把他们的特性作为现实的人加以强调”。此剧在中国，除了潘家洵的译本，还有马可的《总建筑师》(1943)、沈子复的《建筑师》(1948)。

建筑师索尔尼斯走过一段自学成才的道路。他年轻时不曾进过专业学校，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建筑学。但是他依靠超人的天赋智慧、非凡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终于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很快就战胜了老建筑师，成为著名的建筑专家。他挤垮了从前的建筑师布罗维克，还让布罗维克及其儿子瑞格纳在他手下做事。现在，索尔尼斯过了中年，不再像过去那样建筑带有高大塔楼的教堂了，而是“给人盖住宅”，他虽然还有雄心壮志，却又感到力不从心，最为严重的是年轻一代人争夺地位的威胁。瑞格纳是个颇有建筑才干的青年人，这使索尔尼斯惴惴不安。他一方面竭力阻挠瑞格纳单独承担工程任务；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把瑞格纳留在身边，甚至利用天真的少女开雅来绊住瑞格纳。后来，在房格尔医生女儿希尔达的劝说下，索尔尼斯不再束缚瑞格纳，但把他解雇了。

希尔达来找索尔尼斯，要求他实践十年前在莱桑格的诺言，即十年后给她“一个王国”。索尔尼斯听从希尔达的劝说，打算

建造一个真正的“空中楼阁”。为了恢复艺术青春、战胜头晕的弱点,索尔尼斯打算像过去那样登上房屋的“最高峰”。在希尔达的热切关注中,他拿着一个大花圈,攀上刚建成的高楼屋顶。他把花圈挂在风标上,可是一阵头晕使他当场摔死。索尔尼斯太太吓得晕死过去。希尔达却暗自得意地说:“他究竟爬到了顶上。我还听见空中弹竖琴的声音呢。”她挥舞着围巾狂呼:“我的——我的建筑师!”

人 物 表

哈尔伐·索尔尼斯^①——建筑师

艾林·索尔尼斯——他的妻子

贺达尔大夫——医生

克纳特·布罗维克——从前也是建筑师,现在在索尔尼斯手下做事

瑞格纳·布罗维克——他的儿子,制图员

开雅·佛斯里——他的外甥女,簿记员

希尔达·房格尔小姐

几位女客

街上群众

事情发生于索尔尼斯家及其附近。

^① 索尔尼斯(Solness),字面上的意义是“杰出的人”。在挪威文中,Sol有“太阳”之意,Ness意为桦入海洋的一块狭长的陆地。

第二幕

[哈尔伐·索尔尼斯家工作室，设备简单。左首一对折扇门，通外厅。右首一门，通内室。后面一扇敞着的门，通制图室。前方左首，一张写字台，上有书籍、纸稿、文具。比折扇门靠后些，有个火炉。屋右角，一张沙发，一张小桌和一两把椅子。桌上有水瓶和玻璃杯。前方右首，一张小桌，一把摇椅和一把扶手椅。制图室桌上、右角桌上和写字台上，都点着带罩的灯。

[克纳特·布罗维克和他儿子瑞格纳坐在制图室里打图样、做核计。开雅·佛斯里站在外屋写字台前记账。布罗维克是个须发皆白的瘦老头儿。他穿一件敝旧而整洁的黑上衣，打一条有点变色的白领巾，戴着眼镜。瑞格纳年纪三十多岁，金黄头发，背微驼，衣服穿得很讲究。开雅·佛斯里年纪刚过二十，身体瘦削，面容娇弱，服装整齐。她戴着一副绿色眼罩。三个人一言不发地工作了会儿。

布罗维克（突然站起来，好像很痛苦，喘吁吁地从制图室走到门口）不行，我再也受不了了！

开雅（迎上去）舅舅，今晚你很不舒服，是不是？

布罗维克 噢，我好像一天不如一天了。

瑞格纳（起身向前）爸爸，你该回家了。想法睡一会儿。

布罗维克（不耐烦）叫我睡觉，是不是？你是不是简直想把我闷死？

开雅 那么，出去散散步吧。

瑞格纳 对了，散散步。我跟你一块儿去。

布罗维克（气愤愤地）他不来，我不走！今晚我一定要跟——
（含恨忍怒的口气）跟他——跟东家——算算账。

开雅（担心）啊，使不得，舅舅——千万等些时候再说！

瑞格纳 对了，爸爸，还是等几天好！

布罗维克（呼吸困难）嘿！——嘿！我没有多少时间可等了。

开雅（听）噓！我听见他下楼了。

〔三人各自归座工作。半晌无声。〕

〔哈尔伐·索尔尼斯从外厅门上。他年纪不轻了，然而身体健康，精神饱满。鬓发剪得短短的，黑胡子，黑浓眉毛。身上穿一件扣紧的灰绿色短上衣，直领子，宽翻襟，头上戴一顶灰色软呢帽，胳膊底下夹着两个簿纸夹子。〕

索尔尼斯（靠近门，指着制图室，低声）他们走了没有？

开雅（摇头，低声）没走。

〔她摘下眼罩。索尔尼斯横穿过屋子，把帽子扔在一把椅子上，把纸夹子搁在沙发旁边桌上，重新走近写字台。开雅不停地记账，可是好像有点心慌意乱。〕

索尔尼斯（高声）你记的什么账，佛斯里小姐？

开雅（吓了一跳）哦，不过是一笔——

索尔尼斯 让我看看，佛斯里小姐。（弯身凑近，假装看账，低声）开雅！

开雅（低声，还在写）什么事？

索尔尼斯 为什么我一来，你总要把眼罩摘下来？

开 雅 (还是那样)戴着怪难看的。

索尔尼斯 (含笑)这么说,你不愿意让人瞧着难看,开雅?

开 雅 (偷偷看他一眼)当然不愿意。不愿意让你瞧着难看。

索尔尼斯 (轻轻抚摩她的头发)可怜的小开雅——

开 雅 (低头)别说了——他们听得见!

[索尔尼斯踱到右边,转身在制图室门口站住。

索尔尼斯 有人来找我有没有?

瑞格纳 (起身)有,就是想在勒务斯川盖别墅的那一对年轻的夫妇。

索尔尼斯 (发牢骚)哦,那两个人!他们得等着。房屋设计我还没弄清楚呢。

瑞格纳 (走过来,有点犹豫)他们急着马上要看图样呢。

索尔尼斯 (还是那样)那还用说——人人都这样。

布罗维克 (抬头)他们说,他们急于想住自己的房子。

索尔尼斯 是,是——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他们好歹什么都愿意将就。他们只要有个——容身之地——有个住处——不是需要一个名副其实的家。谢谢,我办不到!要是那样的话,让他们请教别人吧!他们下回再来的时候,就这么告诉他们。

布罗维克 (把眼镜推到额上,诧异地瞧他)请教别人?这笔生意你不打算做?

索尔尼斯 (不耐烦)不做,不做,岂有此理!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与其胡乱盖房子,我宁愿不做这笔生意。(气愤地)再说,这两人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呢。

布罗维克 他们很可靠。瑞格纳认识他们。我们跟那男人有来往。他们是十分可靠的人。

索尔尼斯 啊,可靠,可靠!我完全不是这意思。天啊,你也不

明白我的意思吗？（生气）我不愿意跟这些生人打交道。他们爱找谁就找谁，我不在乎。

布罗维克（起身）你这话当真？

索尔尼斯（发脾气）嗯，当真。这回我偏要这样。

〔他向前走。布罗维克跟瑞格纳互相使了个眼色，瑞格纳做了个警告姿势。布罗维克走到外屋。〕

布罗维克 我可不可以跟你说一两句话？

索尔尼斯 当然可以。

布罗维克（向开雅）你暂时进去会儿，开雅。

开雅（心神不宁）哦，可是舅舅——

布罗维克 进去，孩子。把门带上。

〔开雅带着央告而着急的神情看了索尔尼斯一眼，勉强走进制图室，把门关上。〕

布罗维克（把声音放低一点）我不愿意让可怜的孩子知道我的病多么严重。

索尔尼斯 不错，近来你的气色很不好。

布罗维克 我这人快完了。我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了。

索尔尼斯 你坐下好不好？

布罗维克 谢谢——使得吗？

索尔尼斯（把扶手椅移到一个更方便的地方）这儿——你坐这张椅子。你有什么事？

布罗维克（很费力地坐下）你知道，我是为瑞格纳的事。这是我最放不下的心事。他将来怎么办？

索尔尼斯 不用说，只要你儿子愿意，他可以在我这儿长期待下去。

布罗维克 他正是不愿意这样。他觉得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索尔尼斯 嗯,我觉得他在这儿出息很不坏。如果他还嫌钱太少,我可以——

布罗维克 不,不! 不是为钱。(不耐烦)可是他早晚总该有个独当一面的机会啊。

索尔尼斯 (眼睛不瞧他)你看瑞格纳的才干足够独当一面吗?

布罗维克 不够,这正是最伤心的事。近来我对这孩子也有点不敢相信了,因为你连一句奖励他的话都没说过。然而我总觉得他一定有几分才干——他不会没有才干。

索尔尼斯 嗯,可是他什么都学得不一——不透彻。当然,制图是例外。

布罗维克 (暗中怀恨地瞧他,哑声)当初你在我手下做事的时候,你也没学会什么东西。然而你还是照样能开创事业——(呼吸困难)——一步一步往上爬——抢掉我的饭碗——不但我的,还有许多别人的。

索尔尼斯 不错,境遇特别照应我。

布罗维克 你这话说对了。什么事都特别照应你。然而难道你就忍心让我没看见瑞格纳有成就就进棺材吗? 并且,不用说,趁我还活着,我还急于想看他们结婚呢。

索尔尼斯 (生气)是不是佛斯里小姐想结婚?

布罗维克 开雅倒没有瑞格纳那么急——瑞格纳却天天提这件事。(央告的口气)你务必——务必给他弄一项独当一面的工程。我一定得看看这孩子的成绩。听见没有?

索尔尼斯 (发脾气)呸,老家伙! 难道你要我替他从天上往下拉买卖吗!

布罗维克 目前他就有个好机会。这是一项大工程。

索尔尼斯 (吃惊)是吗?

布罗维克 是,只要你肯答应。

索尔尼斯 你说的是什么工程？

布罗维克 (有点犹豫) 他们要他去盖勒务斯川的那所别墅。

索尔尼斯 什么！那所别墅我自己要盖呢。

布罗维克 这项工程你不大在乎。

索尔尼斯 (勃然大怒) 我不在乎！谁敢说这话？

布罗维克 刚才你自己说的。

索尔尼斯 别管我说过什么。他们肯把这项工程委托瑞格纳吗？

布罗维克 肯。你要知道，他认识他们。只当弄着玩儿，他已经把图样、估价单什么的都弄出来了。

索尔尼斯 他们看了图样满意吗？我问的是将来必须住那别墅的人。

布罗维克 满意。只要你把那些图样看一遍，核准一下——

索尔尼斯 只要我答应，他们就会让瑞格纳替他们盖住宅？

布罗维克 他们非常喜欢他的设计。他们说，这完全是独出心裁的构思。

索尔尼斯 嘿嘿！独出心裁！还不是我搞惯的那老一套！

布罗维克 他们觉得跟你的不一样。

索尔尼斯 (忍怒) 这么说，他们是来看瑞格纳的——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布罗维克 他们是来看你的——同时顺便打听一下，你肯不肯让出——

索尔尼斯 (发怒) 叫我让什么？

布罗维克 如果你觉得瑞格纳的图样——

索尔尼斯 叫我让给你儿子做！

布罗维克 他们的意思是，叫你把合同让出来。

索尔尼斯 哼，那不是一样！（大声冷笑）哦，原来是这么回

事！哈尔伐·索尔尼斯应该准备让位了！给年轻人腾出地位！也许是给最年轻的人腾出地位！逼我腾出地位！哼，地位！地位！

布罗维克 噢，这是什么话！有的是地位，并不是只够容纳一个人的。

索尔尼斯 并没有富余的地位。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让位！对谁，我都不退让！我绝不甘心自愿让位！

布罗维克 （吃力地站起来）这么说，我只好带着这份心事进棺材了？一点幸福都没有？没看见瑞格纳做成一件事？对他丝毫信心都没有？难道说局面就摆定必得这样么？

索尔尼斯 （把身子往旁边一斜，咕哝）哼，现在别多问。

布罗维克 我一定要你答复这句话：难道你就叫我这么两手空空地去死吗？

索尔尼斯 （好像心里在交战，最后，用低沉而坚决的声调）你自己尽力去安排吧。

布罗维克 既然如此，就这样吧。（向后方走）

索尔尼斯 （跟他走，无可奈何的样子）你不知道我自己做不了主吗？我就是我，没法儿改变我的本性！

布罗维克 是，是，恐怕没法改。（身子摇晃，赶紧扶住沙发小桌）我喝杯水，行不行？

索尔尼斯 当然行。（斟满一杯，递给他）

布罗维克 谢谢。（喝完水，放下杯子）

〔索尔尼斯走过去，把制图室的门打开。〕

索尔尼斯 瑞格纳——你快来，把你父亲送回家。

〔瑞格纳赶紧起身，跟开雅一齐走进工作室。〕

瑞格纳 怎么了，爸爸？

布罗维克 你搀着我。咱们走吧。